

渺渺 打壓人權幫兇

◎ 許淑真

台灣與香港合作的影片《渺渺》退出墨爾本影展其背後巨大效應，並不如台灣澤東公司所說的那麼簡單：只是不想蹙政治的渾水云云。這次事件早已經在國際上引起極大批評，而有心人士更是持續在網路上利用台灣電影的退展，佐證並打擊熱比婭為恐怖份子，讓台灣電影蒙上政治打手的困境。

墨爾本以愛好藝術和運動著稱，更是一個尊重多元文化與鼓勵不同族群發聲的城市，以筆者去年下半年在墨爾本的駐村經驗，以身心障礙者為主的「另類藝術節」與「流浪漢世界盃足球賽」，一樣與眾多國際藝術節或運動賽事一起在墨爾本發聲，而簡單的商業考量，絕不是維多利亞省納稅人願意贊助國際上五六〇名無家可歸者參加在墨爾本的足球賽，希望給貧困遊民一次旅行和增強自信機會所能理解的。

而筆者去年十一月在墨爾本皇家植物園的個展「植物新樂園：台灣逆境植物系列」，利用植物遷徙與生於逆境的故事，以及揭露地方政府意欲拆遷位於大漢溪阿美族撒屋瓦知部落事件（後來於今年二月全數執行拆除），引起許多墨爾本觀眾聯想到台灣在國際上受到中國打壓，以及台灣藝術家可以在創作中自由批判的精神，反而得到許多市民對台灣極大的尊重。

所以《渺渺》退展事件，就算是台灣澤東公司賠出了四百萬的輔導金，也贖不回眾多台灣藝術創作者多年來在國際上的所有努力，反而造成台灣藝術創作者成為打壓人權幫兇的惡劣形象。

（作者為二〇〇八年駐墨爾本藝術家）